



HAL
open science

Hanyu fangweici de lishi he leixingxue de kaocha (Investig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typology of localizers in Chinese)

Hilary Chappell, Alain Peyraube

► **To cite this version:**

Hilary Chappell, Alain Peyraube. Hanyu fangweici de lishi he leixingxue de kaocha (Investig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typology of localizers in Chinese). *Yuyanxue Luncong*, 2014, 57 (2), pp.342-359. hal-03929345

HAL Id: hal-03929345

<https://hal.science/hal-03929345>

Submitted on 8 Jan 2023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汉语方位词的历时和类型学考察^①

贝罗贝 曹茜蕾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 高等社科院 东亚语言研究中心)

载在 《语言学论丛》2014, pp. 342-349

【关键词】 方位词, 历时, 类型学, 原型, 定向性, 泛向性

【摘要】 方位词用于表达物体间的位置关系, 属于一个封闭的小类。本文探讨汉语方位词系统在不同历史阶段演变的大致轮廓, 包括方位词在汉语方言中的不同用法和含义。文章用原型模式揭示了汉语方位词从定向性>泛向性的语义演变规律: 即在重新解释的过程中, 绝大部分方位词原有的特殊和原型意义都逐渐转变为一般意义。这种定向性>泛向性的语义演变规律, 同样适用于对现代汉语方言句法演变和语义演变的解释。

1. 引言

汉语中有一类特殊的词语用来表示物体间的相对位置。他们形成一个封闭的类(或小类), 有单音节和双音节两种形式。这就是“方位词”。方位词构成了一个与印欧语系显著不同的汉语空间表述系统。虽然如此, 在汉语史中, 不仅这些词的属性、功能、意义发生了变化, 汉语方言和普通话中的方位词系统也有所区别。在本文中, 我们将尝试梳理汉语发展不同时期(上古汉语, 中古汉语, 现代汉语)方位词的大致演变过程, 探讨它们在区别于普通话中的汉语方言中的用法和意义。

2. 处所词和方位词

为了认识汉语普通话中方位词的用法, 我们有必要了解“处所词”这一概念。汉语中被 Chao Yuen Ren (赵元任 1968: 519 及以下几页) 称为“处所词”的一个特殊词类可定义如下: “处所词是可充当动词或处所前置词、位移前置词的宾语的实词, 包括动

^① 本研究得到了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 (ARC) Grant no A00106262 项目的资助和法国高等教育研究部的支持。(Action Concertée Incitative no 03326.)

词‘来’‘到’或前置词‘从’‘往’等”。(参见 Chao 1968: 520 及以下几页, Peyraube (贝罗贝, 1980, 10 及以下几页) 非处所词的实词一般不能占据这些位置。因此, 在汉语里没有“到门去”这样的说法, 但可以说“到中国去”或“到学校去”。因为“学校”或“中国”是处所词, 而“门”不是。更准确地说, 处所词可归类如下:

(i) 地点名称或地理方位, 如“中国”或“巴黎”。^①

(ii) 有内在位置意义的名词即用作地点名称的名词, 如“学校”“饭馆儿”或“图书馆”。

(iii) 有空间指示功能的双音节方位词, 如“里头”“东边儿”“旁边儿”。参见以下列表中的双音节方位词。

(iv) 一般名词后接单音节方位词或双音节方位词, 如“桌子上”“房子背后”。

(v) 指示方位的代词, 如“这儿”“那儿”“哪儿”。

大多数情况下, 如果涉及到动词或者地点和动作的前置词, 处所词也可以是其他动词的宾语而非局限于这些动词或前置词。比如: 我看不见门背后。

用于表达物体间相对位置的方位词根据单音节、双音节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功能他们组成一个封闭的类(或小类)。单音节方位词包括: 上, 下, 前, 后, 里, 外, 左, 右, 东, 西, 南, 北, 中, 间, 旁, 内。双音节方位词主要由单音节方位词加上后缀(边儿、面儿、头)或前缀(以、之)或组成。^②

通常, 单音节方位词位于一般名词之后从而形成处所词(见类 iv)。特别是方位词“上”和“里”, 而对于其他方位词而言, 这种组合在口语中的使用并不常见。这些方位词不能单独使用, 除了文言文中的固定短语如: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以及前置词“往”“向”“朝”的宾语, 如“往里走”中的“往”“朝”“向”。参见文炼(1959:8), Chao(1968: 525), Peyraube(1980:31)。

那么方位词和处所词属于哪类词呢? 就方位词而言, 学界差不多每一种观点都曾提出过: 形容词(马建忠, 1898, 《马氏文通》第三章), 副词(吕叔湘, 1947, 黎锦熙和刘世儒, 1955), 名词性后缀(Cartier, 1972), 与前置词共组成非连续性成分的后置词(Hagège, 1975:220 以及下几页, Peyraube, 1980:53 及以下几页),^③空间附属词或语助词(孙朝奋,

^① 孙朝奋(2006, 即出)称处所词为“空间词”, 认为全部处所名称都为多音节, 且包含前置词“在”的 NP 结构应有“多音节约束”, 即“在”需和多音节的空间名词同时使用。

^② 指所有可能的组合, 包括两个单音节方位词组成的双音节方位词, 参见贝罗贝 2003:184。

^③ 格林伯格(1995)谈论过其他语言中的框式前置词, 他指出具有框式前置词的语言十分罕见且存在时间短, 处在由“具有前置词的语言”转变为“具有后置词的语言”, 或由“具有后置词的语言”转变为“含有前置词的语言”的

即出), 甚至是代词 (Rygaloff, 1973:143)。然而, 这些词通常还是被认为是名词中的子类, 因为似乎没有必要区分单音节方位词和双音节方位词。所以, 双音节方位词不仅可以像单音节方位词一样与名词组合表述位置, 还能单独作处所词使用, 充当主语或宾语。

尽管如此, 依然有人对处所词是名词的子类这一说法持有异议。他们认为, 这类词是自足的词类, 异于一般名词, 它们不能被量词短语“数词+量词”修饰, 但相反能作前置词“在”或“到”的宾语, 或具有与一般名词相同的副词功能。李崇兴 (1992) 和储泽祥 (1997, 2006) 就持有此观点, 认为朱德熙 (1982: 42-45) 已经倾向于将处所词、时间词和方位词视为自足的词类。

本文赞同储泽祥 (2006) 的观点, 认为方位词和处所词一样组成名词中的子类, 但仍然是自足的。然而, 这并不此文核心议题,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梳理出方位词历史演变的大致轮廓。

3. 从上古汉语 (公元前 11 世纪) 到中古汉语 (公元 3 世纪)

3.1 上古汉语

上古汉语时期 (公元前 1-2 世纪), 方位词仅限于单音节形式而且使用也不如现代汉语频繁。主要原因就是它们无需跟在一般名词之后从而构成处所词。换句话说, 古汉语中处所词和一般名词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征是当处所词不是方位动词或动作动词的直接宾语时, 必须由方位前置词 (大多数时候是“于/於”) 引入处所词。

方位词早在前上古时期 (公元前 14 到 11 世纪) 就已出现在甲骨文中。赵诚 (1988: 269-272) 对这些方位词做过总结: “东”“西”“南”“北”“中”“左”“右”。“上”和“下”也被证实存在于甲骨文中, 但他们的意思分别是“天”和“地”而非“上面”和“下面”。

在上古时期这七个方位词和表示“上面”和“下面”之意的“上”“下”, “内”“外”, 后来的“前”“后”, 以及储泽祥 (1996) 认为在公元 4 世纪或 5 世纪出现的“裏”同时使用。参见杨伯峻和何乐士 (1992: 89-92)。

除了极少的例外（如《墨子》^①中的“外面”），这些方位词大多为单音节的，而且和现代汉语相反，可单独使用来表示地点。所以，作为处所词，可充当主语、宾语甚至状语。一则像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节词一样被用做处所词（见例 1-4），二则接在名词后做方位词表示做位置词（或空间指示词）（见例 5-9）。例如：

- (1)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
- (2) 周公居东二年（《书经·金縢》）
- (3) 今拜乎上（《论语·子罕》）
- (4) 晋侯在外十九年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 (5) 王坐於堂上（《孟子·梁惠王上》）
- (6) 王立於沼上（《孟子·梁惠王上》）^②
- (7) 则是方四十里为阱於国中（《孟子·梁惠王下》）
- (8) 孟孙立於房外（《左传·定公六年》）
- (9) 射其左，越於车下，射其右，毙於车中（《左传·成公二年》）

如果古汉语中的一般名词像现代汉语那样不一定要后接方位词来构成处所词，那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i) 这些一般名词必须是表地点或移动动词的宾语（例 10），(ii) 它们必须由方位前置词引介，如“于/於”，比较不常见的有“乎”“诸”甚至“之”（李崇兴（1992）认为“之”有时等同于“诸”，1992），（例 11-13）。当然也有些例外，特别是当名词用作处所词充当主语（例 14）或名词用于表方位和地点名称的情况（例 15）。

- (10) 不之尧之子而之舜（《孟子·万章上》）
- (11) 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③
- (12) 妇人笑於房（《左传·宣公十七年》）
- (13) 公薨於车（《左传·桓公十八年》）
- (14) 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孟子·梁惠王上》）
- (15) 树吾墓櫨（《左传·哀公十一年》）^④

即使当处所词由“名词+方位词”构成时，省去前置词“於”还是极少见的。一个特例如下：

- (16) 韩厥执紼马前（《左传·成公二年》）

^① 此版本是公元前 3 世纪的，其中出现了一些独创的语言现象，同时期其他书籍中未见，参见 Peyraube1988: 101, 张万起 1998。

^② 5 和 6 中方位词“上”表达一种模糊的位置而非“上面”的意思。

^③ 诸=之+於。

^④ 此为普通名词。即使“坟墓”不在前置词前也不在方位词后，普通名词也可视为有定位意义。

只有当动词的宾语是第三人称代词或指示代词“之”时，前置词“於”才似乎可省去。如：

(17) 子产使校人蓄之池（《孟子·万章上》）

然而，李崇兴（1992）做出了这样的假设：例 17 中，我们可以假定名词“池”之前所省略的方位前置词“于”和句中的“之”融合成了“诸”，即“诸”=“之”+“於”。

3.2 前中古汉语

到了前中古汉语时期，也就是汉代（公元前 206 年- 公元 220 年），处所词和方位词的特征有所改变，总结如下：

(i) 一般名词不再像上古晚期那样用作处所词。例如，《史记》（公元前 1 世纪）中处所词由“一般名词+方位词”构成，方位词不可省去，见例（18-20）。

(ii) 如果处所词不是表位地点或移位动词的宾语，则无须以方位前置词引入。见例（18-20）和例（22-23）。

(iii) 虽然它们能表示物体的准确地点，然而方位词成为了功能词。另外，前中古汉语的晚期双音节方位词已开始使用。如：

(18) 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史记·齐太公世家》）

(19)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史记·孔子世家》）

(20) 出朝，则抱以适赵盾所（《史记·晋世家》）

在最后一个例子中，人名赵盾前没有方位词，但用了一个名词来表达处所（“所”），这就表明人名不再用作处所词，不像之前上古的用法（参见例 10）。如果把《史记》中的这一例和《左传》（公元前 5 世纪）中的类似用例相比较，会发现很明显赵（盾）用作了处所词。

(21) 出朝，则抱以适赵氏（《左传·文公七年》）^①

(22) 西与秦将杨雄战白马（《史记·高祖本纪》）^②

(23) 杀义帝江南（《史记·高祖本纪》）^③

当然还有别的情况，方位前置词“於”和跟在名词后的方位词同时出现的情况，如：

(24) 种瓜于长安城东（《史记·萧相国世家》）

^①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出自《史记》，可以和《左传》中的例子比较。我们可以说添加处所词可使名词变为方位词：“树吾墓橧”。

^② 本例中，地点名称作处所词。

^③ 处所词由方位词和一般名词构成。实际上《史记》同章节中的另一例也出现了前置词“于”：“杀义帝于江南”，表明这只是一种趋势。

然而李崇兴（1992）认为，《史记》第八章《高祖本纪》中有 80 个处所词前面没加方位前置词，只有 14 个有方位前置词。这毋庸置疑和上古汉语晚期有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由普通名词和处所词的分化造成。因为处所词现在是由名词后接方位词组成，方位前置词不再是必需的了。

但这一时期方位词最重要的特征是第三点（见（iii））也就是方位词逐渐转变为功能词使用，扮演重要的语法角色，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跟在名词后形成处所词。它们仍表示物体真实准确的位置，这被吕叔湘（1984: 294）称为“定向性”（精准位置特性）：“上”“下”“里”“外”“前”“后”“左”等等。但有些方位词比如“中”“间”还是不能描述精准的位置。举例如下：

（25）是时桓楚亡在泽中（《史记·项羽本纪》）

（26）於空中作音乐（《道行般若经》卷十）

（27）不复还在世间（《人本欲生经》）

前中古时期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双音节方位词的出现。虽然出现的频率依然不高，但并不罕见，比如“上头”，就在郑笺（郑玄，127-200）《诗经》注释中出现过几次。另外，公元 2 世纪的汉代晚期口语性汉译佛经也有一些，如：安世高译《长阿含十报法经》（《大藏经 13》）中的“上头”“后头”，康孟祥、竺大力译《修行本起经》（《大藏经 184》）中的“左面”。

这些双音节方位词可单独充当主语或宾语，和现代汉语相同。例如：

（28）上头有（《长阿含十报法经》）

然而，双音节方位词不能用在名词之后。单音节方位词依然用在名词之后形成处所词。

4. 中古汉语（公元 3 世纪-13 世纪）

六朝时期（公元 220 年-581 年），即中古汉语早期，仍有一般名词和单音节方位词组合构成处所词，和上古时期相同（参见例 29-31），但这类情况变得极少了。处所词通常既可以是地点名称，也可以是方位词、前置词和普通名词组合（例 33-36）。

（29）载王於车而杀之（《世说新语·仇隙》）

（30）上有万仞之高，下游不测之深（《世说新语·德行》）^①

^① 单音节方位词“上”“下”可作处所词主语，更多例见《世说新语》语言研究，张振德等，1995。

(31) 渊自督粮在后（《三国志·夏侯渊传》）^①

(32) 太祖崩於洛阳（《三国志·夏侯尚传》）^②

(33) 於本母前宴饮（《世说新语·方正》）^③

(34) 在船中弹琴（《世说新语·言语》）

(35) 王母夫人在壁后听之（《世说新语·文学》）

(36) 可擲著门外（《世说新语·方正》）

以上的例子都是单音节方位词。但还有一些“名词+双音节方位词”组成处所词的情况。我们发现同时期的佛经译本比如《出曜经》中就有很多例子（约公元4世纪）：

(37) 鼠在瓶里头（出曜经·卷五）

(38) 寻出门外头（出曜经·卷四）^④

储泽祥（2006）认为出现频率最高的方位短语是“名词+方位词”的组合。实际上他在《世说新语》中归纳出了199例“前置词+无方位词的名词”，114例“前置词+方位词+名词”和261例“名词+方位词”。我们将其与《史记》比较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历时变化。作为前中古汉语早期的代表性著作，我们检索出了1507例“前置词+名词”，219例“前置词+名词+方位词”和1126例“名词+方位词”。^⑤

然而，在中古汉语早期，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方位词在逐步获得表达无差异方位功能上体现出毋庸置疑的潜力。早在前中古时期，一些方位词意义开始模糊化就表明了这一点（参见例25-27）。中古汉语早期时候这种趋势慢慢的增强。一些单音节方位词不再能描述“精确的位置”（“定向性”，吕叔湘1984:294）而是“模糊的定位”（“泛向性”）。方位词的语法功能完全覆盖了其基础的语义值。这也是方位词语法化的第二高潮：名词>定向性或精准的方位词>泛向性或泛指方位词。“上”和“中”的例子尤其突出，也包括“前”“下”“边”“头”等等。参见李崇兴（1992），举例如下：

(39) 长文尚小，载著车中…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世说新语·德行》）

^① 方位词“后”是动词“在”的处所词宾语。

^② 处所词“洛阳”是个地点名称。

^③ 如本例，中世纪早期出现许多由前置词“于”引导的置于动词之前的方位性PP结构，这种用法真正始汉代晚期，大约在公元200年左右。参Peyraube（1994）。

^④ “外面”和“左面”的其他用例可在《贤愚经》（公元445年左右）找到。

^⑤ 储泽祥指出在现代语言里，一个名词语料库中“N+P”共出现83次，“P+N+L”227次，“N+L”367次。如果我们将此现象和《红楼梦》（18世纪）中的第41章到60章比较可以发现，“N+P”出现的次数逐渐增加，从58次到348次再到528次。尽管如此，我们发现倒退（次数减少）的现象仍周期性得出现（有方位词无前置词的方位短语>有前置词无方位词的方位短语），所以这有助于我们考察古代语言特别是古代汉语的特性。储泽祥（2004）在另一篇文章中补充说明，当名词位修饰语（包括从句）之前且NP结构为多音节时，以前置词“在”开头的PP结构中的方位词可以省去。并且，他认为修饰语越长，附属部分省去的可能性越大。（另参见孙朝奋（即出），Chappell & Thompson（1992）对重NP结构中“的”的隐现这一相似模式的讨论）。

(40) 虽长大犹抱著膝上（《世说新语·方正》）

例(39)和(40)表明早期中古汉语时期“前”和“上”可互换的表示相同的泛指位置。

(41) 负米一斛，送著寺中（《六度集经》卷四）

虽然“中”可以表示“里面”，“中间”甚至“之间”这样的精准位置，但是“中”常用作表示无差异特征的方位词。意为“里面”“中间”“之间”的例句如下：

(42) 口中含嚼，吐著掌中（《百喻经·小儿争分别毛喻》）

(43) 时五百人中有一人最上智慧（《生经一》）

所以，中古汉语后期的主要特征是差不多所有单音节方位词用来表达处所时都没有差异，也即模糊的位置，这一点后来就不太常见，至今如此。

王鏊（1995）曾研究过《唐诗别裁》（唐代：618-907）中1928首唐诗中的方位词。王鏊对下面的单音节方位词及出现进行了考察：“上”（319），“下”（167），“前”（178），“后”（29），“里”（122），“内”（19），“外”（157），“左”（6），“右”（7），“中”（423），“间”（110），“东”（116），“南”（113），“西”（133），“北”（120），“旁”（25），“则”（6），“边”（103），“头”（96），“底”（23）。

双音节方位词并不常见：“上头”出现过3次，“前头”3次，“中间”5次（“中央”1次），“东边”1次（“东面”1次，“东头”1次），“南边”1次（“南面”1次，“南头”1次），“西边”1次（“西头”3次），“旁则”1次，“则旁”1次。

单音节方位词用作以下几种情况：(i) 在动词后作副词，(ii) 在前置词后组成位置性的PP以用作副词或补语，(iii) 与名词结合成处所词。情况(iii)在唐代最常见，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Öta（1958）称处所词为“后助名词”。简而言之，唐代末期的这种情况和今天的现代汉语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王鏊的研究中，令人惊奇的是，他发现如果不是一个模糊定义的方位，几乎所有单音节方位词能表达无明显特征的方位。他赞同语言学家俞樾（1821-1907）在《曲园杂纂》中的观点。因此，方位词“东”有时意为“外”，“西”有时用作“内”。

事实上，比较不同版本的文本，会发现使用不同的方位词。在王梵志的诗中，我们看到：“前”用作“边”，“下”用作“内”，“西”代替“东”，“上”代替“头”，“边”代替“中”，“头”代替“里”，“前”代替“边”，甚至还有“上”代替“下”，“西”代替“东”，也即有些方位词能被其反义词代替！

在下面的例子中，(44)“海南头”等于“海西头”，“林上”表示“林外”，“栌上”就是“栌下”。

(44) 节旄落尽海南头（西头）（《全唐诗》王维《陇头吟》）

(45) 林外（上）九江平（《全唐诗》王维《登辨觉寺》）

(46) 紫燕栌上（下）嘶（《全唐诗》李白《邺中赠王大》）

这种情况说明有些单音节方位词的涵义因语法化而“漂白”（bleach），它们成为了真正的功能标记，指示模糊的位置，并兼有所依附的名词转化成处所词的直接句法功能。

与此同时，单音节方位词的“定向性”仍然保留。王鍊描述了当时最常用的两个方位词——“边”和“外”：73个“边”表定向性，30个表达无明显特征方位的定位，108个“外”表定向性，49个表达无明显特征方位的定位。

Peyraube（2003）在讨论过 Klein 和 Nüse（1997）中的一些模型后，对这些情况给出了以下的解释。他认为每个方位词都有核心意义，能准确地描述一个精确的位置。然而，这个意义可以通过由上下文制约引起的语义操作而改变。其他的解释也以此为依据。很显然，Klein&Nüse（1997）提出的“基本含义模式”在中古汉语时期并不适用。汉语方位词不可能通过在一般意义或基本义上增加某些特性征来获取具体的、特定的解读。

然而“上”“下”“前”“后”等的词汇义是很具体的，其典型的解读是“上”“下”“前”“后”。在特定语境中的其他用法都源自它的重新解释。如果“被关系者参照物”的空间特征（背景或界标）（就“上”来说，例如“在…之上”“与…接触”）和特定含义不一致，此时就需要重新解释，因为说话人对主题和参照物的概念化有所不同。这里的重新解释需要认知方面的工作。因为汉语方位词由“定向性”转为“泛向性”，所以原型模式这一分析最为恰当。

5. 方言中的方位词

在本文最后一部分中，我们将现代汉语方言有关空间句法和语义的共时变化发展历史的不同阶段联系起来，对历时关系不做讨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发现在一些现代汉语方言中某些方位词表达的无差异方位的反常现象。首先，官话中的方位词“上”“下”“里”常偏离其原型意义而表示模糊的定位。这通常视为方位词的派生义。先来看看官话中的例子：

(47) 她在飞机上看书

(48) 他住在乡下

所有语言都有这些派生的隐喻意。^①

联系我们先前讨论的中古汉语时期，陕西的华县方言（中原官话）中的“下”就有“上”的意思，举两例：

(49) 把书放到桌子下

(50) 我住在楼下哩^②

四川江津方言（西南官话）根据物体的类别，外形和功能，用后置名词性方位词“高”来表示“里”“上”“关于”“上面”“顶上”。它可以表示：

(i) 物体的平面上面或表面，像桌子、座椅、沙发和床

(ii) 容器内部或开口圆形物体的外部表面，像碗和浴盆

(iii) 薄的物体的表面，像纸、布和床单

(iv) 物体的顶部，像楼和山

(v) 派生义，文章或报纸的内容和规模（参见黄伯荣 1996: 113-114）

吴语中的上海方言与此类似，一个无差异的方位词“拉”能用于变普通名称为处所词，不同于用来把名词转变为处所词的指示代词。具体而言，“拉”在保留领属意义的同时，可将领属意义的名词转变为处所词。举例如下（参见徐和唐 1988: 414-415；黄伯荣 1996: 114）：

(51) 上海方言（吴）

官话

小毛拉父

小毛家里的爸爸

si³⁴ mo¹³ IA⁵³ vu¹³

（名字）方位词：所有格 父亲

（名字）方位词：家庭 父亲

（意义：在小毛处的父亲）

（意义：小毛的父亲）

“拉”的用法和普通话中的“家里的”都用于表示家庭和亲属关系。用基于方位格

^① 所以，和汉语一样，英语中的惯用表达是“on the train”，“on the plane”，而法语习惯用“dans le train”，“dans l’avion”。下面是另一例有趣的英语和法语表达：“sur la route” = “on the road”，但“dans la rue” = “in the street”。

^② 为了表达“下面”之义，一般使用双音节词“底下”。参见黄伯荣（1996:113-115）。

结构的认识模式来表达所有格是众所周知的策略。和“拉”相比，上海方言中的指示词“伊面”，其功能接近于名词前的“那儿”和“那里”，就不能用来变所有格性的名词为方位性所有格：

- | | |
|---|--------------|
| (52) 上海方言 (吴) | 官话 |
| 老太婆拉儿子 | 老太婆家里的儿子 |
| lɔ ¹³ t'a ³⁴ bu ¹³ IA ⁵³ ŋi ¹³ tst | |
| 老太婆 方位词: 所有格 儿子 | 老太婆 处所词所有格儿子 |
| (意义: 老太婆的儿子) | (意义: 老太婆的儿子) |

上海方言 (吴)

- *老太婆伊面儿子
- * lɔ¹³t'a³⁴ bu¹³ i⁵³mi¹³ ŋi¹³tst³⁴
- *老太婆 方位词 指示 儿子

“拉”不能跟在非所有格名词性短语中的普通名词后面，相反，“伊面”却可以：

- | | |
|--|---|
| (53) 上海方言 (吴) | 到台子伊面去 |
| *到台子拉去 | tɔ ³⁴ dɛ ¹³ tst ³⁴ i ⁵³ mi ¹³ tɕ'y ³⁴ |
| *tɔ ³⁴ dɛ ¹³ tst ³⁴ IA ⁵³ tɕ'y ³⁴ | 到台子+方位词+go |
| 到台子+方位词+所有格+go | 到台子那里去 |

“拉”这一特例与前面提到的前中古汉语时期，当人名表示“在某人处”的方位意义时需要采用后置名词性，两者意义等同。参见《史记》例 (20)。

关于共时部分中的语法化和语义改变这一话题，我们接下来要考察广东南部惠州地区的客家方言 (惠州地区，广东南部)，其中很多都是双音节方位词。他们单独使用充当名词、副词或跟在中心名词之后 (Chappell 和 Lamarre 2005: 88)。双音节方位词最早出现于前中古汉语时期，中古汉语晚期开始普遍使用 (参见第四部分)。每种空间关系都有几个可选的形式，见例 (54)：

- | | |
|---------------------------------------|---------------------------------------|
| (54) Sin-on 客家 (惠州地区，广东南部) | |
| tang ³ kau ¹ 顶高 | kyok ⁶ ha ¹ 脚下 |
| ʂong ⁴ kau ¹ 上高 | tai ³ ha ¹ 底下 |
| men ⁴ theu ² 面头 | |
| nui ⁴ tu ³ 内肚 | ngoi ⁴ men ⁴ 外面 |

sim¹ nui⁴ 心内

ngoi⁴ poi⁴ 外背

ti¹ poi⁴ 背

tu³ li¹ 肚里

tshai⁴ nui⁴ 在内（肚）

(tu³)

下面的例子显示双音节方位词可充当中心名词：

(55) 在脚下放紧

tshoi¹ kyok⁶ ha¹ fong⁴ kin³

放在下面

他们也可直接充当动词的宾语：

(56) 去奈里去个里

hi⁴ nai⁴ li¹? hi⁴ kai⁴ li¹

去哪里？去那里

这表明“名词+方位词”已成为优选的结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前中古汉语时期、中古汉语早期颇为盛行并沿用至今的一个类似的模式。下面的例子选自 Chappell 和 Lamarre (2005: 95)，tshoi¹ 的使用是任意的，单音节方位词和双音节方位词都可在前置使用。

(57) (tshoi¹) tsok⁶ šong⁴ (在) 桌上

(OR: tsok⁶ s^hong⁴)

(tshoi¹) then¹ tang³ (在) 天顶

(tshoi¹) tshui⁴ kai⁴ hat⁶ ha¹ (在) 罪个辖下

(tshoi¹) wuk⁶ poi⁴ (在) 屋背

(tshoi¹) ho² pen¹ (在) 河边

(tshoi¹) fong² tu³ li¹ (在) 房肚里

(tshai⁴) mun² ngoi⁴ (在) 门外

另一个有客家方言的空间指示词非常有趣的发现也与语法化和语义变化有关联。例如，“背后”可和下面的附属词结合：

(58) šong⁴ poi⁴ 上背

ti¹ poi⁴ 背

ha¹ poi⁴ 下背

ngoi⁴ poi⁴ 外背

ha¹poi⁴kai⁴ 下背个

甚至“房顶”也能和此语素结合：nga³ poi⁴ (tang³) 瓦背，瓦背顶。

这表明语义演变的共同基本原则证实了我们在前中古汉语时期的客家语。

“背”的核心意义是表示身体部位的具体名词，语法化为表示特定空间指示意义（通过隐喻表示“后面”）的功能词。之后，又发生了第二次一般化语义演变，意为“位置”“边”。

正如上述早期中古汉语的例，这两种语义演变就可概括如下：

(i) 具有完全词汇意义的实词（身体部位）> 特定方位词（定向性）

(ii) 特定方位词（定向性）> 一般方位词（泛向性）

6. 结论

最后，我们通过以上的探究可得出如下结论。

古代汉语中作为处所词，方位词无须跟在一般名词和人名之后。但名词之后的处所词往往能表示准确且具体的定位（定向性）。当方位词不是方位性动词或动作动词的直接宾语时，处所词通常由方位性前置词引导。从前中古汉语时期开始，当一般名词或人名和方位词组合时不再用前置词“於”引介处所词的情况越来越多。双音节方位词也在前中古汉语末期开始使用。

我们发现在中古汉语早期一般名词用作处所词的情况渐渐变少，另外是一些单音节方位词开始表达未差异位置，即泛性的定位（泛向性）。在随后的中古汉语晚期，表达无差异位置的单音节方位词开始广泛使用，到唐朝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方位词，最后则通常相互替换使用。

因此，我们认为汉语方位词的演变遵循了这样的一个方向：定向性>泛向性。换言之，在重新解释的过程中，每个方位词原有的特殊且原型的意义逐渐转变为一般意义。

Peyraube (2003) 详细论述了这一过程，并认为是原型模式，而不是基本含义模式，可用于解释方位词语义演变的过程。最后，我们发现，在现代汉语方言的句法演变和语义演变中存在着类似的过程，这也是值得学者关注并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参考文献】

Cartier, Alice (1972). Les indicateurs de lieu en chinois. *La linguistique* 2.8.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appell, Hilary & Sandra A . Thompson (1992).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associative *de* in Mandarin discourse.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21: 199-229.

Chappell, Hilary & William McGregor (Eds.) (1995). *The grammar of inalienability.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body parts terms and the part-whole rel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Chappell, Hilary & Christine Lamarre (2005). *A grammar and lexicon of Hakka: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Basel Mission Library*. Collection de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8. Paris :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储泽祥 (1996). 汉语空间方位短语历史演变的几个特点. *古汉语研究* 1: 57-61.

储泽祥 (1997). 现代汉语的命名性处所词]. *中国语文* 5: 326-335.

储泽祥 (2004). 汉语“在+方位短语”里方位词的隐现机制. *中国语文* 2: 112-122.

储泽祥 (2006). 汉语处所词的词类地位及其类型学意义. *中国语文* 3: 216-224.

Greenberg, Joseph H. (1995). The diachronic typolog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M. Shinatani and T. Bynon (Eds.), *Approaches to Language Typ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45-166.

Hagège, Claude (1975). *Le problème linguistique des prépositions et la solution chinoise*. Louvain: Peeters.

Heine, Bernd and Ulrike Claudi (1986). On the metaphorical base of grammar. *Studies in Language* 10-2: 297-335.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 Friederike Hü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黄伯荣 (1996).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 青岛: 青岛出版社.

Klein, Wolfgang & Ralf Nüse (1997). La complexité du simple - l' expression de la spatialité dans le langage humain. M. Denis (Ed.), *Langage et cognition spatiale*. Paris: Masson. 1-23.

Legge, James 1861. *The Chinese classics*. Taipei: Southern Material Center, Inc., 1983.

李崇兴 (1992). 处所词发展历史的初步考察. 胡竹安、杨耐思、蒋绍愚编 (Eds.), *近*

代汉语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4-63.

黎锦熙,刘世儒. (1955). *中国语法教材*. 北京: 五十年出版社.

吕叔湘 (1947). *中国文法要略*. 上海: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 (1984). *汉语语法论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马建忠 (1898). *马氏文通*.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重印) .

Ōta, Tatsuo (1958). *Chunggokogu Rekishi Bunpo* [Historical Grammar of Chinese]. Tokyo: Konan Shoin.

Peyraube, Alain (1980). *Les constructions locatives en chinois moderne*. Paris : Langages croisés.

Peyraube, Alain (1988). *Syntaxe diachronique du chinois – Evolution des construction datives du XIVème siècle av. J – C. au XVIIIème siècle*. Paris : Collège de France.

Peyraube, Alain (1994).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ocatives prepositions. *Zhongguo jingnei yuyan ji yuyanxue* 2: 361-387.

Peyraube, Alain (2003). On the history of place words and localizers in Chinese: a cognitive approach. In Yen-hui, Audrey Li & Andrew Simpson (Eds.), *Functional Structure(s): Form and Interpret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180-198.

Rygaloff, Alexis (1973). *Grammaire élémentaire du chinois*. Paris : PUF.

Sun, Chaofen. (2006). Historical geography, phonology, word order and the Chinese locativ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lebrating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 Fang-kuei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Taiwan, Academia Sinica.

Sun, Chaofen (即出). *Spatial mapping and grammaticalization in Chinese*.

王鐔 (1995). 唐诗方位词使用情况考察. *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7-213.

文炼 (1959). *处所, 时间和方位*. 上海: 教育出版社.

许宝华, 汤珍珠 (1988). *上海市区方言志*. 香港: Joint Publishers.

杨伯峻, 何乐士 (1992).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 北京: 语文出版社.

张万起 (1998). 量词“枚”的产生及其演变. *中国语文* 3. 208-217.

张振德等 (1995). *世说新语语言研究*. 四川: 巴蜀书社.

赵诚 (1988). *甲骨文简明词典*. 北京: 中华书局.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本文译自徐丹主编《中国境内语言的空间表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5月版。
17-39页.)